

六典通考



亦

與

通

水



六典通考卷一百九十八

湖西閣鎮珩輯

溝洫考

歷代河防

九州之水莫大乎四瀆瀆者獨也言其獨入于海也四瀆尤以河爲宗謂之河宗始在唐堯世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命曰洪水禹乘橐而行高隨山浚川以河蓄衍溢

害中國尤甚故治之特專尙書稱導河自積石至于龍

門

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鑿廣八十步

南至于華陰

自龍門口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

對河爲華州華陰縣

東至于砥柱

俗名三門山在陝州東四十里黃河中

又東至于

孟津

在今河南孟縣西南三十里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

伍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

北過泲水

出路州屯留縣卽清濁二漳水

至于大陸

大陸澤在

邢州及趙州界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蘇氏謂海卽

勃海薛氏謂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案

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碣于勃碣

今禹河由勃碣入海上應天文下協地理所謂聖人作

事通乎神明者也又案史遷河渠書曰禹以爲河所從

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斷二渠以引其

河二渠者一爲漯川自黎陽大伾山南東北流至于乘

入海一則河之經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

水經注云河自淇口東至遮害亭又有宿胥口是也夫

禹之治水功成于九年利施於三代故中國又安于有

餘年人不見墊溺之患及于漢世河經數徙非復禹之
舊迹由是蕩決之變起焉更千餘年而至于宋禹貢之
故道盡失其決愈大其害愈其展轉相尋以迄于今爲
患未有已時善乎崑山顧氏之論也曰因河以爲漕者
禹也壅河以爲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曰河防作
河防考

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川滎洛

沈水入河溢爲滎滎澤名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洛水

出陝西雒南縣冢嶺山至河南鞏縣東北入河

河東曰兗州其川河濟

爾雅濟河正

西曰雍州其川涇汭

涇水出平涼縣筭頭山東至高陵縣西南入渭水汭水出華亭縣有南北二源

東至涇州西北入涇水

其浸渭洛

渭水出渭源縣鳥鼠山東至華陰縣東入河洛水出漢歸德縣至懷德縣

入東北曰幽州其川河洊河內曰冀州其川漳其浸汾潞

有二其一卽濁漳其一出塞外逕密雲縣至天津入海今日
白河亦曰潞河漳水一曰衡水今衡水縣古爲漳河下流源
出上黨沾大陂谷行千六百入十里入河正北曰并州其浸
汾水出汾陽縣至河東榮河縣城西入河
涑易涑水卽拒馬河出廣昌縣下分二支一東流入桑乾河
一南流入白溝河易水出易州寬中谷至定興縣合拒
馬河入白溝河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川涇渭汭出于岐山也伯陽父曰

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
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
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

水土氣通爲演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禹
陽城伊洛所近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

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
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桓譚新論王平仲云周

謠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行處非禹所穿 魯成公五

年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至君

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

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 威烈王十三年晉河

岸傾壅龍門至于砥柱

呂祖謙曰自春秋以後河患見于史傳者蓋始于此

胡渭曰周之衰王政不修水官失職諸侯各擅其山川以

爲己利於是滎陽下引河爲鴻溝者自是以後日漸穿通

枝津交絡宋鄭陳蔡曹衛之郊無所不達至定王五年河

遂南徙無他河水之入鴻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衝刷

泥沙故也宿胥之塞實鴻溝致之不然禹功厯千歲而不

敝何獨春秋一旦變遷也哉

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灌大梁城滅魏故河陰縣西二十里有石門卽古之滎口秦所決也王橫云決處遂大不可復補戰國策蘇代說燕王曰秦正告魏曰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然則灌大梁之策戰國以來人皆知之矣

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發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

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

黃河考河

舊在開州城南漢之濮陽宋之澶州皆其地也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旣而決瓠子在今州西南二十五里

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疆塞疆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是

以久不復塞也白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
梁楚之地尤甚上旣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
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
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
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
爲鍵上旣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
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甯功無已時兮吾山
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
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
公公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
兮水維緩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

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是時方事匈奴興
功利言便宜者甚眾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
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
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
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
覆軍般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
其水絕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
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
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向
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
然不隄塞也

水經注大河故瀆徑甘陵故城南又東北徑靈
縣故城南河瀆于縣別出爲鳴犢河又東逕鄆

縣故城東此卽漢時河出之道甘陵在清河
縣靈縣在博平縣境鄒今高唐州夏津縣此開通後館陶

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
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
貝邱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
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
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
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
所以間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
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
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
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

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旣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令其曲勢復邪直貝邱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尙書善爲算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充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畧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

大司農名非調也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

漕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邱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曰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

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花水盛

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

水衡記曰黃河十二月各有水名正月名凌解水二月三月名桃花

水四月名麥黃水五月名瓜蔓水瓜正蔓也六月名礬山水七月八月名荻苗水荻花正開也九月名登高水十月名復

槽水落復故道也十一月十二月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名盛凌水冰斷復結蹙起成層也

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

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以

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

者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廼成復

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後九

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從其

言使焉鑄之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

于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
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
畧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
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
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
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
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
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
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
則爲敗不可許

地理今釋案孔穎達九河疏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此祖漢許商徒駭最

北鬲津最南之言也其餘六者復據爾雅九河之次謂太史馬賴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

縣之北蔡傳以太史河不知所在又合簡絜爲一與孔疏異
今考直隸河間府倉州之西交河縣之東北六十里有徒駭
河漢書地理志所謂滹沱河民曰徒駭河是也山東濟南府
平原縣北有篤馬河東北經陵縣德平商河樂陵諸縣界其
流或斷或續相傳卽馬頰河也濟南府德州有覆釜河東經
甯津縣滄州慶雲縣界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南皮縣城外
有簡河絜河二河相去最近濟南府樂陵縣東南有鉤盤河
自平原德平二縣界流入至海豐縣東入海德州西南有鬲
津河東經吳橋甯津德平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
口入海其太史河據齊乘在清滄二州之間明一統志亦云
在南皮縣北今其地雖無顯迹然以孔疏參之明一統志亦
非無據蓋九河故道自春秋時已湮廢遷徙漢唐以來諸儒
訪求古迹就所見之斷港絕潢指爲某河某河似乎是非不
可知然河自大陸以北順勢下趨禹時九河自當在德州以
上河間數百里之地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爲河中國之經瀆聖
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
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
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

下雖常于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眾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眾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宏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